

程万军◎著

日本を見抜く

JAPAN UNDER OBSERVATION
A PERSONAL PERSPECTIVE

看透日本

一衣带水向何方 KANTOU RIBEN
YIYIDAISHUI XIANGHEFANG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这是个注定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国家。
因为有了这个邻邦的存在，华夏文明的荣辱兴衰，尽数有了侧记。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JAPAN UNDER OBSERVATION
A PERSONAL PERSPECTIVE

看透日本

一衣帶水向何方 KANTOU RIBEN
YIYIDAISHUI XIANGHEFANG

程万军◎著

日本を見抜く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透日本：一衣带水向何方/程万军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5136 - 1991 - 2

I. ①看… II. ①程… III. ①日本—研究 IV. ①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338 号

责任编辑 聂无逸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常毅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136 - 1991 - 2/D · 509

定价 3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看·透·日·本

引言 日本醒了？

第一章 何来“大日本”

1. 莫道“小日本”：一个“倭”字纠千年 / 003
2. “大日本”启于崖山后 / 007

第二章 抹不去的胎记

1. 东亚诸国，为何唯有日本不能“去汉化” / 015
2. 日本人眼里的“正统汉才” / 018
3. 一仗服千年——强劲“大化”的中日首战 / 025
4. 动摇：日本从何时开始排斥“汉才” / 029
5. 决裂：日本斩杀中国使臣 / 034

第三章 铁血立世

——蒙古刀与日本刀的两番碰撞

1. 蒙古战刀与日本刀的两番碰撞 / 043
2. 军国之威，日本感同身受 / 047
3. 战俘的等级——日本做了蒙古帝国同样事 / 050

第四章 首相是个留英生

1. 近代分水岭——战舰取代战马，公民取代臣民 / 055
2. “英才天下”，告别中世纪——无所不能的
“造物主” / 060

3. 首相是个留英生 / 063
4. 万事决于公论——日本从英吉利学来第一门
手艺 / 067

第五章 二弟情结

——近代心向普鲁士

1. 古代独服大唐国,近代心向普鲁士 / 073
2. 西方“心腹”与东方“烽火台” / 075
3. 萧规曹随——日本“复制”德意志 / 078
4. 衣钵相传——俾斯麦与伊藤博文惺惺相惜 / 081

第六章 大哥易主

——“日主中从”五十年

1. 昨天的文明——“中国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 / 087
2. 角马的悲剧——大明学者“幸存”日本 / 098
3. 冰是睡着的水,水是醒来的冰——中日文化
见高下 / 108
4. “武士道”救日本,“仁道”救不了中国 / 117
5. 朝鲜有了亲日派——朱元璋担心的事五百年后
发生 / 121
6. 庙中之神——大鸟圭介眼中的中国官员 / 124
7. 此才非彼才——“史上最牛”劝降信 / 128
8. 大哥易主——“日主中从”五十年 / 134
9. “东洋”缘何比“西洋”更“制华” / 138
10. 助产士——日本刺激下的中国三次政治觉醒 / 141
11. 清末民初“东洋热”——日本反哺汉才 / 154

12. 一样寻梦,两样结果:百年中日游记 / 157

第七章 逢赌必赢

——手下败将有德俄

1. 日本名将均具赌徒特征 / 163
2. “一战”成名:乱拳打跑新师傅 / 166
3. 希特勒与东条隔空“拉手” / 169
4. 南下的太阳旗——一口气鲸吞“千万里”疆域 / 174
5. 谁怕谁:日本和俄罗斯的两次历史对碰 / 176

第八章 “上帝之手”

——唯一没能战胜的国家

1. 后生可畏——东西方同时打响的两场“内战” / 181
2. 西方世界有了新盟主 / 184
3. 东西两强终对决——美国何以克日本 / 189
4. 东条梦醒——“大日本”并非“神国” / 193

第九章 限高世界第二

——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1. 昔日“绝代师徒”,那日“难兄难弟” / 201
2. 上帝的礼物——日本未能迎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 204
3. 成也大哥,败也大哥:日本起落“参照”所服之国 / 210

第十章 武士道真相

——和魂是“铁”还是“水”

1. 日本人是否“天生不怕死”? / 215
2. 武士道的真相 / 217
3. 和魂是“铁”还是“水” / 219
4. 和魂面前,要有强者的心态 / 221

第十一章 三代教父

1. 福泽谕吉终生不做官——“禽兽论导师”
亦是“独立榜样” / 227
2. 一个人的兵变——三岛由纪夫的魂魄 / 233
3. 后和魂时代“太阳王”——石原慎太郎的睡狮
新论 / 238

第十二章 文明大起底

——信仰什么,是否无关紧要

1. 1945年前的日本算不算“文明国” / 245
2. “丛林法则”能否简单应用人类 / 248
3. 军国败魂——信仰什么,是否无关紧要 / 251

第十三章 七十年一惊蛰

——真实的国力与虚幻的高帽

1. 中国“四强”时,日本在何方 / 257
2. 中日争锋,在“文”不在“武” / 260
3. 七十载一惊蛰——真实的国力与虚幻的高帽 / 263

第十四章 潘多拉之盒

——偏激出狂人，但不出靠谱政治家

1. 卷土重来——美国为何纵容日本“向右看齐” / 269
2. 偏激出狂人，但不出靠谱政治家 / 272
3. 今日世界，有无“军国”表演的舞台 / 282
4. 当下美日，是“春秋吴越”还是“秦晋之盟” / 286
5. 抚今追昔——未来三十年见分晓 / 288

第一章 何来「大日本」

1

看透日本——衣带水向何方

1. 莫道“小日本”：一个“倭”字纠千年

(1) 一个“倭”字纠千年

2012年11月4日，日本执政的民主政策调查会长细野志豪在读卖电视台的时政节目表示，日本将中国称为“支那”不对，但希望中国人以后不要称日本为“小日本”。

细野会长这番理性的说辞值得我们大家肯定。诚然，现在提及日本时，依然有一些人习惯前面加个“小”字，以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恶的愤慨。而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及互相尊重的原则已为我们普遍接受，国前加“小”称呼他国的确不妥，确须勘正。

无疑，细野会长是将“小日本”理解为中国侮辱日本的蔑称。他的这种理解代表了现代日本人对古称的认识和修正。翻阅史书，相当于“小”的日本古称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物，为了这个古称，日本曾纠结了上千年。

与中国光鲜的“华夏”称谓不同，日本在中国的古称一开始就“不太顺耳”，其中一个长久的称呼，是众所周知的“倭”。

古代中国称日本为“倭”由来已久，现代一些日本人认为内含矮化成分，但古代日本却不以为“蔑称”，一度引以自称近千年。日本最古的史学作品、成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描述了日本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皇间的上千年传说与史事。书中称第一位天皇叫“神倭伊波礼毗古”，而日本武尊的本名就唤“倭建命”。可见，远古

到中世纪前的日本,基本接受“倭”为其国名。

这是日本人文化理解有新不同、还是另有缘由?

要搞清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查考历史可知,这个称呼确实不是“戏称”,而是一个正式封号。关于这一点,《魏史》有明确记录。魏景初二年,即公元238年,日本岛兴起的第一个国家“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苦于国中“有语无文”,遂遣使“难升米”到中国,“使魏封之”,于是魏明帝曹睿封“邪马台国”人为“倭”,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授其金印。

《魏志·倭人传》还记载了魏明帝的具体封赏,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并“郑重赐好物”: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如此封赏的目的,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这个“哀”字,既有“怜悯”之意,也通“关怀”之情。

曹睿为何封日本为“倭”呢?不得而知。从今天的角度观察,曹睿封“倭”为日本正称,或许不属“雅称”,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魏明帝既然正大光明地下诏册封,当无存心矮化之“故意”。

关于这一封号,古代日本人倒是做出了正面理解。三枝博音编的《日本哲学全书》记载,古代日本人所持的是以“慕夏”为核心的“崇外主义”,视中国为“世界中心”,对于来自中国的封号,大都欣然接受。这恐怕不是不求甚解的问题,而是一种顺应天朝的现实态度。

可见,“倭”称无疑是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现代日本,应该在了解来历基础上弃旧迎新,以示本国的外交礼仪与对他国的尊重。

在这一点上,古代日本人的做法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他们不以倭为耻,而是知耻近乎勇。从古至今,古日本“笑纳”倭称的这种行为,肯定引起邻国不少偷笑,然而,笑过之后,他们会发现,这个“倭”字并没有成为日本的笑柄,反而成为日本奋发图强的一个理由。

众所周知,历史上日本有过四次“才变”(即四次改革),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孝德天皇开启日本历史第二次改革——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国名正式出台,而且有了名正言顺的含义——“日出之处的国家”。日本的当用汉字也发生了革命,标志性的变化,就以“大和”代“倭”,读音还是一样的,但气势上已经不同——相近日本“山”读音。

一个岛国,竟能从“倭”中导出“山”之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民族、持有一种“不甘做小”的强者文化心态。

(2) 失态的挑衅

由“倭”之演变,顺便也有必要提及日本对中国的称谓。

自古以来,中国有响亮的“华夏”之称,“中土”、“汉土”等亦为日本接受,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支那”一词却被日本官方广泛应用称呼中国,成为与“清国”区别开来的中国别称。

“支那”的来历与“倭”是两股道,既不原创日本,也不原产中国,此语原本是佛教发祥地印度经书对中国称谓的音译,十九世纪之前,不大被日本使用称呼中国。二十世纪初,原本不含贬义和歧义的“支那”,因为1913年被军国日本指定对中国的统称而沦为蔑称。而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中华民国”正称,这四个字,日本完全可以作为日语“当用汉字”堂而皇之使用。当时的民

国政府也曾多次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对中国使用正称,但狂妄傲慢的日本军政府不加理会,从而激起中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一再抗议和批评。1930年《民国日报》曾发表“日本外交之失态”评论,指责日本当局“国际礼节的失态”,“假使日本人竟毫无理性不肯改变他的态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有相当的报答的”,愤然之下,意欲以“倭国”回敬日本。

令日本放弃“支那”称呼中国,是抗战之一战果。日本战败后,作为“二战”战胜国,中国政府正式照会日本政府,令其禁用“支那”、一律改为中国正称,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亦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碍于战败的事实,日本政府至此不得不服。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中消失。但战后一些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为表达对中国的不屑,依然不时旧话重提,譬如日本“当红阁老”石原慎太郎,在记者会或者政治演说中,动辄以“支那”称呼时下中国。

作为一个资深政治作家,石原不可能不知道“支那”的来历。但他还是一再坚用此称,显然意在张扬对中国的轻蔑。

毋庸置疑,作为政界人物,石原此举实在有悖“国际法礼”。1970年联合国颁布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第三条规定: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国家在外交礼仪上享有平等权利,如国家的尊严应受到尊重,国家元首、国旗、国徽、代表不受侮辱。

且不论石原是否应该以触犯国际法受到裁处,起码从外交礼仪上,蔑称他国无疑属于“失态”与“无礼”。以无礼和失态挑衅他国之人,即便其有宰相之才,也断无宰相之量,如此石原,怎堪一国

“大任”？

中日之后的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赢得对手尊敬。以称呼之蔑，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

现在中日两国政府，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均以“正称”照会对方，就是回归正常心态的表现。至于个别政治人物，以“旧称”挑动邻国敏感神经，则纯属吸引眼球之出位表演，结果只会反衬出自我精神衣钵中的一个“小”来——凡以“偏狭之量”引导“吾国吾民”者，殊难成就一番“大事情”。

2. “大日本”启于崖山后

在我们看来，日本就是日本，“小日本”、“大日本”的说法我们都不愿意理睬。但是“大日本”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世人大多以为，“大日本”源自十九世纪下半叶，是明治维新膨胀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其实，寻根问底，明治维新已是“大日本”的完成式，而“大日本”的启蒙期至少要上溯七百年。一个有关中国的历史节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个历史重大节点就是蒙古灭宋。

中世纪末叶，即公元1279年，南宋被蒙古所灭，汉民族首次亡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的日本五味杂陈，翻江倒海。

一方面，宋朝灭亡后日本觉得很惋惜，另一方面，日本也由此萌生了“狼念”。

当时的日本处于镰仓幕府八代北条时宗执政时期。听闻陆秀夫携带宋代最后一位小皇帝投入大海、宋朝亡国消息的镰仓幕府，朝野上下皆恸哭，哀悼中原从此陆沉，感慨华夏为夷狄所辱——“崖山之后无中华”。

几乎在灭南宋的同时，忽必烈派使令日本臣服，年仅23岁的“少主”北条时宗以一国之主的身分断然拒绝，斩杀来使。忽必烈一怒之下发动讨伐日本远征。

面对忽必烈强大的蒙古远征军，北条时宗毅然决定军事对抗，他的那句“莫烦恼，蓦直前进”的名言流进了日本武士的心脾。蒙古军跨海进攻九州时，日本当时虽无枪炮，但幕府动员全国武士应战。文永之役，创下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逆转纪录，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败在了当时军事力量还不及南宋的日本手下。

蒙古横扫了中原并吞并了南宋，随后两次讨伐日本，均遭失败。第二次伐日的蒙古大军在入侵日本过程中遭遇了“神风”，“神风”助日本再获全胜。

日本人从这件事找到了自信，蒙古帝国不能夺走日本一寸土地，而中国大陆几乎被蒙古帝国吞个干净，彼时的汉文明也不过如此，蒙古是我们手下败将，南宋连蒙古都打不过，怎么领导东方世界？于是信心暴涨，不仅对华夏文明的学习告一段落，而且“彼可取而代之”之心陡然而生。

既然蒙古人可以南下吞宋，日本为什么不可同样“如此这般”？以抗元战争为始，日本的心理从寻求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转变为要“取而代之”，日本开始视自己为“中国”，并沿用了中国的华夷秩序观，初萌当“东方老大”的“野心”。

可见,宋亡抗元,对日本的历史转向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南宋灭亡后,大批汉人前往日本,北条时宗组织他们在日本修建了一座大型寺庙——建长寺,这座日本“准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是吸引大陆精英来日的一个文化航标,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学习继承中华大统的志愿。此前,大陆为华,日本为夷,此后,日本以“东方正统”自居的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并且试图“君临”大陆。尤其是明易清后,日本人的这种思想与历史观变化愈加强烈。近代日本学者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实》、桑原鹭藏编撰的《东洋史要》、林鹗峯的《华夷变态》等史作均有表述。成于1672年的《华夷变态》,最清楚地表明了彼时日本人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序文言“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进而延伸日本“接续正统”的合理性:“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

大家都说日本人欺软怕硬,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对孱弱的宋朝出兵、反而叫板宋亡后的元、明、清这些中国大一统王朝?除了日本本国的政局动荡与否,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启自这个“崖山事变”。

日本人至今对宋朝都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对汉文化的学习延至于宋,他们认为:元朝之后事实上已经没有真正的中国人了。而自古以来没有被异民族支配过的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唯一有资格的继承者。

此论确实荒谬可笑,今天姑且不做学术深究,但至少可以看出